

冰雪记忆

■程文胜

十月，连金菊桂花都在致敬  
身穿旧军装的老兵  
透过闪烁的屏幕，讲述  
七十多年前那场冰雪记忆

如冰雪消融，一江春水奔涌  
他浑浊的眼窝忽然清澈  
蜷曲的手指不再颤抖  
仿佛又一次扣动扳机  
将冲锋枪里的子弹  
隔着激情燃烧的岁月  
嵌入时光隧道沉默的壁画  
也一颗一颗  
击中我滚烫的胸膛

必须承认，我已泪眼婆娑  
老兵的声音自带烈火温度  
长津湖边的沟壑布满面容  
他使劲挺直佝偻的身躯  
如同一面古铜镜子  
映射战场一隅的生命律动  
照见我心中狂涌的波涛  
以及未曾亲历过战争的我  
作为战士的羞愧

我自以为了解那场战争  
不仅仅有详尽的军史  
影视作品的接二连绎  
搜索引擎犹如一张伸出的手  
顷刻与历史另一端相握  
背景、地形、番号、战损比  
以及被鲜血浸透的战旗

千万朵朝霞落海岛

■许晨

迎着清凉的海风，我们乘客轮来到  
富有“海上仙山”之称的山东长岛。只见  
眼前楼房林立、街道繁华，风光秀美、游人如织，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油然而生。

30多年前，我在原济南军区某部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多次来长岛了解战备情况、采访宣传优秀官兵的先进事迹。那时，这里设有内长山要塞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没有道路、没有营房甚至没有淡水的自然环境，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来的要塞区第一代守岛官兵，爬高山、攀陡坡，劈山开石修起羊肠小道；靠人抬肩扛，把几百吨重的水泥和工具从码头运上山顶。为把海岛建成“御敌的堡垒，生活的乐园”，守岛官兵在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以“人脱一层皮，岛披一层钢”的决心毅力，既战备训练又建设阵地。

“岛是我的家，党是我的妈；我听党的话，我爱我的家。”这是早年流传在内

皆在文图中清晰呈现  
可谁能真切感受  
那日夜绵延不绝的枪炮轰鸣  
那一次次慷慨赴死的心跳  
那一次次超越生理极限的冲锋  
以及被子弹贯穿躯体的疼痛？

当英雄的队伍凯旋  
一些青春的姓名还在冰雪里沉寂  
他们以纪念碑的基石更深沉  
当春风翻过异国的山脊  
烈士骨骼如同白桦树的根系  
在冻土里无限延伸  
而每片歌吟的树叶  
都在竭力抬高胜利的天空

其实不必复述战争细节  
当奔赴的背影跨过鸭绿江  
胜利的天平已倾向正义  
对老兵而言  
制胜密码更是简单又直接——  
两军相逢，智勇者胜

还记得长津湖畔伏击的战士  
在风雪中冻成冰雕吗？  
还记得清川江寒彻冰河上  
那些冲锋的冰甲勇士吗？  
敌人炮火犁平山坡  
傲然的骨头填补海拔的差距  
极寒的冰雪覆盖原野  
炽热的胸膛熔热冰冷的河流  
冲锋，是唯一的生机  
坚持，是唯一的胜利  
暴雪狂舞，冰河酷寒  
每一口气  
都与死神  
拔河

危险，危机，十面埋伏  
每时每刻都在刀尖上舔血  
望远镜后面的眼睛瞭望你  
狙击手的枪口瞄准你  
航弹掠过头顶砸向你  
远程火炮参数锁定你  
子弹的呼啸与山风的凌厉  
在耳道里产生同样的蜂鸣  
而脚下还有无法预知的  
随时炸响的地雷

不只是死亡陷阱  
还有瞬间的生死离别  
一同参战的两兄弟  
出发前夜还在共写平安家书  
太阳尚未驱散清晨的浓雾  
哥哥就在前方山道被炸飞  
弟弟本能地想起身冲过去  
而伏击阵地一旦暴露

长山要塞区的一段话，道出了守岛官兵  
“岛把根扎在海里，我把根扎在岛上”的心声和情怀。

曾任要塞区司令员的王化金，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带着战场上的硝烟进岛，一干就是几十年。1989年，离休的王化金准备出岛进济南的干休所时，在船修所工作的儿子流露出想跟着一起去的意愿。按政策，王化金可以随调一名子女。但他一口拒绝了儿子：“济南有船修吗？如果当领导的都把自己的孩子往城里调，还有什么资格去教育大家扎根海岛？”

一代代守岛官兵继承发扬前辈们的战斗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培育形成了“海岛为家、艰苦为荣、祖国为重、奉献为本”的老海岛精神。在国防和军队改革大潮中，内长山要塞区部队奉命撤并，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留下动人的守岛佳话。2020年6月29日，“老海岛精神陈列馆”建成开馆，浩然英雄气，长留天地间。

如今，长岛已经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人们漫步月牙湾、攀登九丈崖、领略黄渤海交汇景观、观赏海上灯光秀，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路边花坛、渔家庭院里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像人们开心的笑脸一样。我蓦然想起作家杨朔的散文名篇《海市》，其中写道：“岛子上有一处好景致，叫花沟，遍地桃树，年年桃花开时，就像那千万朵朝霞落到海岛上来。”他是把长岛比作如梦如幻的“海市蜃楼”了。

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花沟村，村干部热情地迎了上来。天高海阔，村美民富，他一边引领大家走进村子，一边讲述军民携手并肩、建岛守岛的难忘往事。

这里正是当年守岛部队某团机关所在地，一排排用灰白石块砖瓦建造的制式营房依然矗立，墙上的标语宣传画还在述说着当年的风云激荡。村子里建有独具特色的民宿，接待天南地北的游客。

在老营房的入口处，保留着当年的大门，上边镶嵌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我们几名当过兵的人特意聚在这里，照了一张合影，虽说均已两鬓斑白，但腰板挺拔，双眼有光，军人风范不减当年。

一瓣心香

冲锋号必将在烈焰里凝固  
排长拼命将他压在身下  
冲动的浪涛终被理智驯服  
当他再次抬头，眼窝已填满  
复仇的火药

五

纵火者终将被火反噬  
搅动风云者终受雷电鞭笞  
当“斗牛犬”沃克的闪亮钢盔  
在溃败的潮水里装满哀鸣  
当胸前悬挂手雷的李奇微  
鸣枪嘶吼阻挡不住逃亡兵阵  
当范弗里特的“超级火力”  
攻不下泣血的高地  
五次战役，连遭五次暴击  
美军的战争狂想戛然而止

那天，麦克阿瑟黯然离去  
遥望大海翻滚的泡沫  
战列舰不再飘出凯旋的轻烟  
吹往历史铭刻的那片峡谷  
收集士兵散落的呼吸  
以及能够发出阵阵回响的弹壳

六

如果为伟大胜利赋形  
我愿化作最柔和的春风  
向北，向北，一路向北  
敌寇的骨头填补海拔的差距  
极寒的冰雪覆盖原野  
炽热的胸膛熔热冰冷的河流  
冲锋，是唯一的生机  
坚持，是唯一的胜利  
暴雪狂舞，冰河酷寒  
每一口气  
都与死神  
拔河

不去细微展现惨烈和残酷  
我怕惊醒英烈长眠的骸骨  
怠慢战士们无所畏惧的冲锋  
我将设计一台天地歌舞  
让风雪蔓延舞台内外  
战士在雪地自由奔跑

然后，看一双双手掌抄起冰雪  
揉成一个个冰团  
冰团破空而起  
划出一道道精准的弧线  
在地平线上  
垒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冰墙

当战争的硝烟沉入冰河  
葱茏大地绽放勃勃生机  
为了不被忘却的缅怀  
我要虔诚地致敬十月  
致敬老兵的冰雪记忆  
致敬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

当崭新的太阳在东方升起  
战友们，握紧武器  
让战歌里的英雄气概  
浸入每一块骨头  
撑住祖国的山河日月

夜渡（版画）

段裘明作

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长江边，袁玉兰细心搀扶着96岁的袁和菊老人，缓缓散步。

微风拂面，江水湛蓝，袁和菊老人感慨：“日子真是安逸。宜华走后的这些年，你操心受累了。”

无数次出现在老人梦里的儿子张宜华，已经牺牲46年。袁玉兰不离不弃照顾老人至今。江水滔滔，岁月悠悠，吟唱着一曲动人的歌。

1975年秋，忠县石宝镇长江边，载着入伍新兵的一艘客轮即将远航。20岁的新兵张宜华和扎着长辫子的恋人袁玉兰在码头挥手告别，并留下恳切的嘱托：“玉兰，我参军去了，帮我照顾好妈妈！”那一年，张宜华的母亲袁和菊46岁。

袁和菊是一位坚强豁达的女性。她30多岁时，丈夫病故，不久，幼女又不幸夭折。她和独子张宜华相依为命，后来鼓励他应征入伍。

张宜华参军离开家乡时，对袁玉兰承诺，从部队复员后，就和她举行婚礼。

入伍后，张宜华通过信件向袁玉兰倾诉思念。袁玉兰让张宜华放心，她会照顾好他的母亲。两家相距10多公里，袁玉兰一周要去看望袁和菊两三次，帮忙张罗家务，陪伴聊天。袁玉兰明白，把母亲照顾好了，张宜华在部队才能安心。身在军营的张宜华勤奋努力，很快当上班长。

1979年2月18日，袁玉兰和袁和菊正忙碌着农活，24岁的张宜华在一次作战中牺牲。

1979年3月，袁玉兰和袁和菊得知噩耗。公社和部队来人，在大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那是一个肝肠寸断的季节，50岁的袁和菊常常抱着儿子的遗像以泪洗面。

国国防纪事

玉兰也来到码头干起搬运临时工。后来，袁玉兰在武陵镇上相继开起副食店、小馆子，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

袁和菊听力日渐下降，袁玉兰给她配了助听器。家里的家务，袁玉兰很少让袁和菊插手。有一段时间，老人身体状况不好，袁玉兰就和丈夫轮流在家专门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袁和菊喜欢吃糯米类食物，袁玉兰就变着花样做给她吃，醪糟阴米、红糖阴米、糯米汤圆、蒸糯米饭……为了给老人增加营养，袁玉兰买来小鸡喂养。从鸡窝里掏出来还是温热的鸡蛋，总是做熟后最先盛到老人的碗里。鸡蛋也要变着花样做，早上煮荷包蛋，做面条时把蛋煎得金黄，最合老人胃口。老人爱吃红烧肉，袁玉兰特地找镇上的厨师学手艺。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喷香可口。

冬天的晚上，袁玉兰和丈夫轮流给老人打热水泡脚。在家里，袁玉兰为老人手工织的围巾搭满两个衣架，材质有羊毛、羊绒，颜色有紫有红。老人的3套加绒睡衣，是孙女送的。

有一天，袁和菊乐呵呵地去街上看戏，不小心摔了一跤，造成股骨骨折。老人住院20多天，袁玉兰一直陪伴病床前，为她擦拭身体、喂饭，帮助康复。彭国政负责做饭，精心换着花样做好吃的，给老人补身体，连主治医生都惊讶于老人的恢复速度。

不过，还有一件沉甸甸的事，悬在袁玉兰和袁和菊老人心里。两人不知道张宜华葬在何处，想去看看他的心愿一直未了。

2019年12月16日，梦想成真。在张宜华生前战友和万州区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袁玉兰踏上了“探亲”之路。

在张宜华长眠的云南屏边烈士陵园，袁玉兰埋头凝视墓碑，满眼泪水，轻声说：“宜华，我做到了，你为国捐躯，我帮你照顾好了妈妈。”告别时，袁玉兰把当年为张宜华缝的一双鞋垫放在了墓前……

如今，袁和菊老人在袁玉兰夫妇的照料下，脸色红润，身体健康。

一天，袁玉兰给袁和菊梳头时，俯在老人耳边说：“妈妈，你要活到100岁啊！”袁和菊连连点头说：“要得，要得！”

二

1979年7月，袁玉兰陪伴袁和菊去了一趟张宜华生前所在部队，战士们齐声围上来喊：“袁妈妈，袁妈妈！”袁和菊摩挲着战士们们的头，泪水流了又流。

从部队回来后，看到孤苦一人的袁和菊憔悴消瘦，袁玉兰不顾家人反对，收拾好简单衣物来到袁和菊家。那天，她在门前高声喊：“妈妈，我现在就搬来和你一起住。”袁和菊出门，一把抱住袁玉兰。

那时，袁玉兰是榨菜厂的生产技术员。白天，她在厂里劳动，晚上就住在袁和菊家里，同睡一张床。床前摆放着张宜华身着军装的照片，袁和菊有时半夜起床，怔怔地盯着儿子的照片。袁玉兰就起来陪伴袁和菊，柔声安慰：“妈妈，宜华是为你牺牲的，他是英雄。他走了，我就是你的孩子，替他给你尽孝。”

后来，在袁和菊的坚持下，通过亲友介绍，袁玉兰和在武陵镇码头从事搬运工作的彭国政相识。彭国政性格忠厚，在和他交往时，袁玉兰就坦然相告：“如果和我结婚，你要答应一件事：和袁妈妈一起住，伺候她到老。”

彭国政欣赏袁玉兰的重情重义。他只回答一句话：“行，我力气大，能养活你们！”

彭国政和袁玉兰也是一对有缘人。彭国政比袁玉兰长一岁，但生日是同一天。婚后，彭国政随袁玉兰和袁和菊一起在忠县石宝镇居住。

夫妻俩相继有了儿子和女儿。彭国政和袁玉兰都喊袁和菊“妈妈”，两个孩子喊袁和菊“奶奶”。在这个和睦的家里，一声声“妈妈”“奶奶”，让袁和菊心里的伤痛慢慢愈合，她有时凝视着儿子的照片喃喃自语：“儿啊，我也有孙子孙女了。”

三

1987年9月，袁玉兰带着袁和菊搬到武陵镇居住。憨直寡言的彭国政在码头给货船搬运货物。见丈夫辛苦，袁

国国防纪事

高原的泉与石

■罗浩

山，像两扇巨大的、沉默的铁门。“门”内却是高原上难得一见的开阔河谷。一片平坦的草地铺展开来，夏天时，会冒出倔强的绿色，虽然谈不上茂盛，却已是这片焦黄土地最奢侈的生机。远处，是那条因裹挟泥沙而终年浑浊的河流，静静地卧在谷底。

我们把泉址选在这片草地边缘。工程机械在松软的土地上掘出深坑，比在冻土上施工轻松不少。轮到我们上场时，气氛甚至是有些轻快的。大家用铁锹、十字镐整理井壁，从河滩边挑选光滑的鹅卵石，一层层仔细垒砌。峡谷里的风是柔的，阳光晒在背上，也有了点暖意。有人哼起了家乡的小调。这口泉，仿佛天生就该叫“安康泉”——在这片意想不到的温柔之地，祈求一份平安康宁，再自然不过了。

河边的那口泉，我们取名叫“英雄泉”。它直面那条沉默但力量暗藏的河流。刚到夏天，我们顺利地将它建成。看着清澈的水从石缝中渗出，大家都松了口气。

但我们低估了高原的脾性。远方的雪山随季节悄然变化，融化的雪水汇成洪流，一夜之间，河水暴涨，变得汹涌而浑浊。那个清晨，我们跑到河边，看见辛苦垒起的石井已被冲垮了大半，石块散乱地陷在泥泞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河水咆哮着。

第二次修建，大家严阵以待。我们挑选了更大、更坚硬的石头，垒砌得更加紧密。铁锹与石头的碰撞声，和着河水的轰鸣。手掌磨出水泡，又变成厚茧。我们咬着牙，是在和一条河较量，也是在和自己较劲。当新的泉眼再次涌出水，并且稳稳地抵御住后续的河水冲刷时，我们才真正觉得，它配得上“英雄泉”这个名字——不是自诩英雄，而是拥有那种被摧毁后又能重新站立起来的量。

这一年，我时常去看它们。走进峡谷，坐在“安康泉”边的草地上，看泉水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秃山的倒影，心里是难得的宁静。那抹绿色，那汪清泉，是康西瓦坚硬外表下不经意流露的温柔。

经过“英雄泉”边时，听着永不疲倦的流水声，我觉得井壁上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是我们立下的誓言。我蹲下身，用手拂过冰凉的井沿，一股凉意瞬间贯通全身。它告诉我，有些成长，必然伴随着较量与伤疤。

它们就在这里了，像我们钉在这片高原上的两颗纽扣，一个系着温柔的念想，一个系着不屈的筋骨。我们的青春，也便这样与康西瓦的石头和泉水牢牢地长在一起，再也分不开。

